

馆藏
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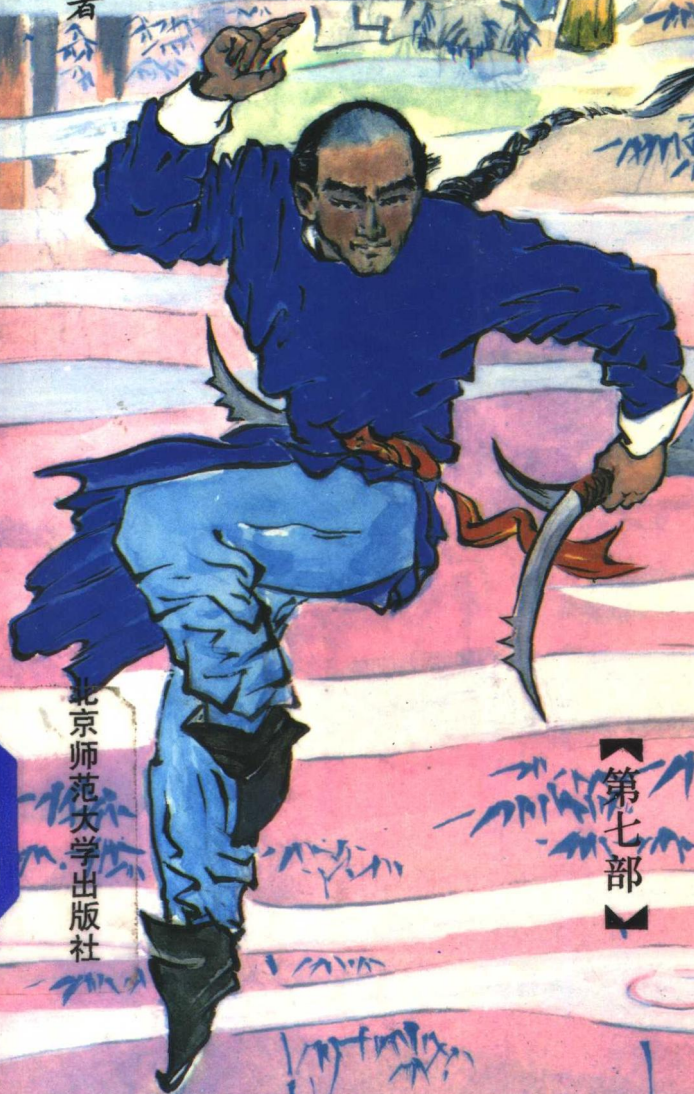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七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匡正剑侠十三部

(第七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九十回

盗宝剑展艺西方林 匿钦府巧执无形道…………… (1)

第九十一回

三叩比丘脱尘得奇功 二打蓬莱群英大聚会…………… (56)

第九十二回

居心不良孟方教反功 嫁祸报仇采花盗作案…………… (128)

第九十三回

普静僧义缚不肖徒 骷髅鸟卧底藏峰岛…………… (175)

第九十四回

秦凤系舟巧遇高人 无双巧语攀附霞娘…………… (219)

第九十五回

释疑心谭天认义子 喜得宠于斗当郡马…………… (273)

第九十六回

尼姑庵错纳野鸳鸯 病老嫗断案义灭亲…………… (320)

第九十七回

盗宝灯英雄险入囹圄 劫法场丑妇刀劈化图…………… (355)

第九十八回

三打蓬莱童林战恶僧 一脉相传剑客赠宝坤…………… (386)

第九十九回

于家庄童林珠联璧合 蓬莱岛慈云身首两分…………… (435)

第 一 百 回

蓬花祠谭天斩四龙 后山崖张旺赚英王…………… (463)

第一百零一回

镇古侠夜探瓢家店 瓢八海脱险泄水道…………… (493)

第一百零二回

受诈骗宗恒习武除贼 得逃脱燕普一招解围…………… (519)

第一百零三回

云龙九现受命缉凶 庸医施奸终受其惩…………… (558)

第一百零四回

王二爷迷武养奸人 罗教师逞淫乱闺阁…………… (599)

第九十回

盗宝剑展艺西方林 匿钦府巧执无形道

话说娄爷一看宝剑没有了，不由得就是一愣。娄爷这一惊可非同小可，东张西望，看了看别无动作，自己站在那里怔神纳闷。无论他是多快的身法，我也应当看见他一个影儿，怎么会我连一点形迹全都没看见呢？大概不能有这么快的人吧，也许我未留神，宝剑被遮雨帘子挂掉，这倒是个情理。想到这里，转身撩起来遮雨帘子，俯身细看，看了半天一无所有，忽然间在雨帘子上有一根绳子，正把宝剑恰恰当当挂在了上面。娄爷看到这里，不由得暗自好笑，心说这幸亏是我心细，二次回来寻找，如若不然，宝剑背在身后，踪迹不见，不疑神怪就说是高人，其中误人不浅。这么看起来，外面成了名的剑侠，也不过是虚有其称，大多数都是类乎此事。想罢遂把宝剑取下来并不观看，仍然背在身后，东张西望，看了看清素静落落，自己一想，我也用不着回归我的住所，倘若被众人看出来马脚，倒显得多有不便，再说那里也没有我多少东西，就是有点物件我舍他一走也不算什么。想到这里，一直够奔庙外，抬头望天，一轮明月倒挂天空，天的时候也就在三更，将然怔神之际，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念佛，口中喊喝：“好你胆大娄瑞，你竟敢趁着我的腿有残疾，够奔后面佛楼，盗走了我的宝剑，你不把我的宝剑给我放下，我跟你拚这条老命。”娄爷回头观看，看了看追来的并非别人，正是本庙的老方丈了义，晃动身形手中拄着一根饭碗粗细的大竹竿，

高有五尺多，哼哼唧唧晃晃悠悠，行走艰难往下追赶。娄爷并不理会，矮下身施展夜行术，磕膝盖碰胸口，脚跟打屁股蛋，飞也相似，往前紧走。他恐怕老方丈把他追上，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任凭你跑多快，老方丈他总离着数丈远近。正然行走之间，娄爷这才放心，果然把和尚落下了，准知道他的腿行走不便，不但看不见了和尚连影儿也没看见，娄瑞心中喜欢的了不得，自己蹿高纵矮，施展绝技，走到五鼓已过，东方发晓，这才来至在山口。娄爷定了定神，喘了喘气，把气喘过来，迈步往前行走，将然走了没有几步，面前一块大青石，在上面坐着一个出家的和尚，手中拢有一根大竹竿，正是西方禅林的方丈了义和尚。娄爷看着就是一怔，暗说道，人家的腿这个样儿，远比我走的快，真要腿上没有毛病，不用说比，我走都不准走的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和尚念佛，叫了一声：“好胆大的娄瑞，来到我的西方禅林，一住数载，老僧那点亏负于你，因为什么够奔后阁佛楼，偷盗我的宝剑，一字不说转身就走，你岂不想你走的了吗？”娄爷闻听抢步上前，对着老和尚深深的作了一个揖，然后说道：“老人家，我偷你老人家的宝剑，被你老人家追了下来，你老人家拿我娄瑞当作何如人也”。老和尚听着有气：“我管你是何如人也，你不是奉父母命前来还愿？”娄爷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老人家错了，今天事已至此，我不能不说我的真情，要说我倒是姓娄名瑞，谈我乃是无名之辈，谈到我的老爹爹，可称得起是大名鼎鼎。他老人家已然隐迹多年了，住家在贵州城东小地名八里亭，按说我可不当子言父讳，话挤到这里，我可不能不说，他老人家名叫娄镇，天下英雄抬爱，人送外号叫“太乙剑客。”老和尚了义，听罢微然一笑，口念佛号：

“我打量何人，原来是娄镇之子，你叫娄瑞，你到我的庙中所为何事，要你实话实说。”娄爷说道：“实不相瞒，因为听我父亲说您的庙中，有柄宝剑流彩虹，他老人家说家传七十二趟地行剑，再有宝剑一口闯荡江湖何难成名，父子计议停妥，他老人家打发我前来，就为的是见着你老人家，可以谈谈，述说我父子的经过，想你老人家身入空门，乃是得道高僧，心存善念，用不着杀人的利器，如果听我所说的话要是有点道理，就许老人家以宝剑相赐。没想到我来到这里，数年的光景，老人家对于武学一字不提，每日夜晚够奔你老的禅堂窥探，已数月之久。昨夜晚巧啦，你老人家身染贵恙，命少师傅够奔后阁佛楼取宝剑，我暗中观看心中喜悦，也是弟子一时无知，盗取宝剑，不辞而别，打算回家，没想到老人家果然是世外的高人，早已来到此处相拦，没别的，求你老人家贵手高抬，饶恕弟子，并且求你老人家将宝剑割爱，赏赐于我，何况剑已然到了我的手中。”老和尚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娄瑞错了，宝剑到你的手中是什么剑，要说是流彩虹大概不对吧！”娄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剑客爷，我可不是自己高抬身分，够奔后阁佛楼，不费吹灰之力，得出来宝剑，老人家不信，请你老观看。”说到这里，伸手由背后连宝剑匣往下一撒，拿到手中，左手擎剑匣，右手摆剑把，一按绷簧，连撒了好几撒，并未撒动，娄瑞着急用力往外一掣，只听呛啷一声，宝剑离匣，娄爷看了看不由得一愣，但只见这口剑是一口铁片，剑通身上下全是红锈。娄爷看着瞪目发呆，暗说宝剑怎么会变了呢，难道说剑被人撤去，另换了一口假剑，插在了遮雨帘子上的吗？真乃怪道。娄爷正然出神之际，老和尚微然一阵含笑，叫了一声：“娄瑞，别看你是家传的武学，

七十二趟地行剑，你的阅历还差的多呢！你要打算看古剑，你顺着我的手看。”就见老和尚用手一指，手里拿着那根大竹竿，然后由里面倒出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鞘，真金吞口，真金什件，这口剑年限可不少了，老和尚把竹竿，往旁边一放，左手掠住剑匣，右手荷剑把，哧的一声，宝剑离匣，光华缭绕，类似晚霞。娄瑞看得明白，不错，和尚拿的这口剑，正是自己在西方禅林后阁佛楼，头一次得出来的那口剑，怎么会又到了和尚手中呢？娄瑞那里知道。

书中暗表，要说这个和尚，可称得起是得道高僧，动静之间，善于悟化。由数年前娄瑞来到西方禅林降香，监寺僧把他陪到方丈室，老和尚跟他一见面，就见他二目炯炯放光，面上气色满足，就知道他不是平常人，必有绝艺在身。后来一谈是替父还愿，还要在庙中侍奉僧众数年，和尚一听这分明是有意前来访我，故意的弄这套言语。老方丈再三拒绝，无奈他不听，和尚无法，遂叫监寺僧打造了一对出号的大筲，叫他在庙中每日给各处挑水，天长日久他受不了苦楚，自然就不辞而别了，又谁知人家这个孩儿忍的了劳苦，一连数载，不但没有去意，连一句怨言都没有。后来老人家暗中调查娄爷的行动，这才明白，原来他是为宝剑流彩虹而来。再者说娄瑞他倒不算什么，老和尚调查明白，知道他是娄镇的后人，准知道这小子身分不矮，活该他得我这口宝剑，故意叫徒弟到后阁佛楼取来宝剑，老人家丹田加气，用气行功之法，把两条腿吹起来，看着如同浮肿一般。老人家所说的那片言语，不过就是讽刺他，其实早就知道娄爷在后窗户往里观看，老头子说的那个话，打算叫娄瑞自行出头，说明来历，再向和尚叩求，老方丈自然就把宝剑给他了。又知道他是条英雄，剑

客之子，家传绝艺七十二趟地行剑，真要是把宝剑得到了手中，可以纵横天下，又谁知这个孩儿不但不下来，并且还要待机行窃，老和尚暗含着点了点头，心说你既不肯出头，要暗地偷盗我的宝剑，我倒要看看你的功夫如何？老和尚想到这里，遂叫徒弟仍把剑送回后阁佛楼，细一看果然娄瑞追下小和尚去了。他老人家也站起身来，抽出来一口数十年未用的铁片宝剑，那个意思打算给他来个抽梁换柱，惩戒惩戒娄瑞。跟到了后阁佛楼，就是娄瑞施展技术，抖身纵到楼上脚登扶手，轻如狸猫，恰似猿猴。和尚看着点了点头，心说不错，真要说年青青的有这么一身功夫，如果行为正大，不走邪途，创荡江湖成名何难？后来一直到了楼梯踏板，撩起雨帘子，用绒绳开锁，到了里面，并未打火种，一直奔神龕将宝剑摘下来，往身后一插，撒身出来。老和尚赶紧把这口铁宝剑往雨帘上一挂，容着娄爷一转身的工夫，老人家由他的身后轻轻把宝剑摘走，抖身上房，要不然娄爷一出来的时候，觉得后面宝剑被帘子一挂，那就是老和尚把宝剑拿走了。要说娄爷家传绝技，七十二趟地行剑武学高强，但是跟了义和尚比到一处，那可就差的太多了，真有天渊之别。娄瑞应当宝剑一挂失踪，就该觉悟，他反倒各处观看，后来看剑挂在雨帘子上面，他真就认为是真剑被挂在这里，伸手摘下来连看也不看仍然插在背后。老和尚暗中观看，把脑瓜摇了几摇，心说这小子究竟还是年青，老和尚又看他并不够奔寓所，由此就要远遁脱逃，老和尚看着有气，拿了一根大竹竿，平常倒不叫他当拐杖，习练功夫之时，这还是一件得意的兵器，里面是空膛的，遂将宝剑装在里面，手擎竹竿哈下腰在后面紧紧追赶。老人家离着他老是这么远，那个意思叫娄瑞看，我

是两腿有病，你施绝艺尚且不能把我落下，娄瑞这个时候就应当觉悟，止住脚步。没想到他倒奔命紧跑，老和尚急了，这才绕道前行，这就得说是人杰地灵，山上的道路和尚当然熟悉，再者说身为剑客，那个脚程就得说盖世无双，绕到了前面山口，将身坐至在青条石上，在那里等候。工夫不大，娄瑞就到了，和尚用言语相逼要看宝剑，娄瑞撤出了铁片剑，老人家微然一笑，遂由竹竿里面取出真剑来给他看，然后宝剑还匣，遂说道：“娄瑞你错了，打你来到我的庙中，我就知道你定非寻常之人，时时刻刻以言语讽刺，孩儿你不但不拾岔，今反倒有意偷盗我的宝剑，我追赶你至此，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因你数年的光景，任劳任怨，倒是有能耐之人，我看看还算不错，你不是为的是我这口小宝剑吗？我今情愿将剑相赐于你，佩带身旁，纵横天下，剪恶安良，替天行道，佩我这口宝剑，杀奸诛恶，庶不致愧对此宝。”说着话手中擎剑，满面含笑向着娄瑞一递，娄瑞一看，连连摆手，赶紧双膝点地，口称：“剑客爷，自从有我进庙那一天，我可没敢拿你当作平常人，皆因我父亲说过，外面出家的僧人，得道高僧就是三位，可就提到你老师兄弟三位了，了然了因了义，全都是剑客的身分，我对于别的还敢多想吗？不过是打算讨你老个喜欢，所为的可就是流彩虹，就皆因知道你老人家乃是得道高僧，杀人的利器并无所用，愿求你老赏赐我，我借此成名。怎奈流彩虹的踪迹，既然不知，又没有谈话的机会，今天巧啦，你老叫弟子取剑，娄瑞一时着急，才立意偷盗，就是我这样的精神，才盗了这么一口假剑，可见得你老人家的身分，比娄瑞高出天地之外。如今你老人家要将宝剑相赐弟子，我可不敢领受，宝刀宝剑人人所爱，真要是我的能耐跟

你老相平，乘你老不备，盗走了流彩虹，那就另说。今天一看，你老的能为比娄瑞高的多，宝剑在你老身旁，名实相符，并且有保护宝剑之能，娄瑞要是拿了去，头一节勉强夺你老人家之爱，再者说凭我的能为，不称佩带此剑，不但不能凭此剑扫荡天下邪魔，而且亏负宝刃，甚至还许被他人盗走。”老和尚闻听，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娄瑞，这个话你说的，情理上也有，可有一件，我既然看你是条英雄，堪称佩带我的宝剑，故尔相赠，这也算是物各有主。这口剑在我的庙中，埋没数十载，访拜我的剑侠，不可胜数，惟独谈到宝剑，我未尝敢以利器相赠。你身抱绝技，七十二趟地行剑，你父身为剑客，日聆庭训，别看年轻，决不至走入邪途，人格武术都能佩带此剑，纵横南北，成名天下。这口宝剑虽然是无价之宝，希世之珍，放在我的手内，不亚如废铁一般，岂不可惜。我今以宝剑赠送于你，分明是此剑有出头之日，话已说明，你也不必客气，如果再有三言两语，推推让让，你并非是小看宝剑，分明是看不起我了义僧。”说到这里，娄瑞连连上前磕头，口称：“老方丈，别说你老以宝剑相赐，就是不赐此剑，弟子也不敢小看你老人家，既然你老人家如此吩咐，真乃是千载难逢，弟子敬谨相谢。”说罢连连向上磕头。了义一看娄瑞十分敬谨，可算是一番诚意，不由得心中喜悦，这才把宝剑一擎，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眼向西方一合，默默似所有祝祷，然后把宝剑递给娄瑞。娄爷接剑在手，向上磕头，然后对天发誓：“过往神灵听真，今某年月日时，老剑客爷了义高僧，以宝剑相赐弟子娄瑞佩带身旁，仗此剑行侠作义，日后如有错用此剑，娄瑞必遭五雷之劫。”说罢这才磕头，站起身形。了义老方丈，叫了一声：

“娄瑞，你赶快回家，见着你的父亲替我问候，咱们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你就去吧！”娄爷将剑悬于肋下，心中很高兴，一听和尚如此吩咐，连连点头，忽然间又想起娄瑞尚有零星物件存于庙中，那个意思叫他收拾收拾再走不迟，娄瑞口称：“剑客，弟子不回庙了，如果收拾零星物件，像我这种行为，叫人知道了，岂不贻笑天下英雄。这场事出我之身，入你老之目，局外人不得而知。”老和尚一听哈哈大笑，娄爷拱手向高僧告别。自此娄爷脱离了西方禅林，不过是顺着道路回归贵州八里亭家中。这么看起来人在外作一番事业，实在是不容易，就拿娄爷说，为了一口宝剑，置身西方禅林，一恍八年，从中受了多少折磨，到如今还算是不错，总算大功告成。娄爷回到家中，见着自己爹爹，先行完了礼，然后就把在西方禅林前后之事，一句不瞒，对老人家细说了一遍，然后由肋下摘下来宝剑，献在老人家的面前，太乙剑客心中高兴，千辛万苦八载的光景，在西方禅林，真把了义和尚的宝刃得到了手中，这也算是缘分，遂将宝剑撤出来观看，光华缭绕，冷气森森。老人家看罢，将剑还匣，不过略微问了问了义的行动如何，孩儿又把前事详细一说，老头子太乙剑客听罢哈哈大笑，遂说道：“了义可算是高僧，由你一去他竟看出来你的行藏慨然以宝刃相赠，我可是老了，家传你七十二趟地行剑，身怀绝艺，再得此宝刃相佐，好自为之，成名何难，倘若受小人愚弄，身入了邪途，到了那时节，你可难逃性命。”娄瑞连连点头，叫了一声：“老人家，不用嘱咐，孩儿决不敢胡为。”自此娄瑞每天在家中不过就是研究武学的精华。住了些个日了，老人家向孩儿说到：“要打算成名，非得漂流在江湖里面，从中得作一场惊天动地

的大事，也不枉我教导你一番。”娄瑞点头，又在家中住了不到一个月，遂收拾好了小包袱，暗带宝剑，多带盘费，辞别了老爹爹，由家中出来，就算敖游天下，也别管是南七，也别管是北六，全都要绕个湾儿，凭着自己所学的七十二趟地行剑，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到处也不至于落了下风。他高高兴兴各处闲游，书不可重叙。

来至在四川成都地面，听人传言，有一座蓬莱岛，里面英王富昌富保臣，有意叛反大清国，收罗天下的英雄，此时声势浩大，堪称就要待机而发。娄爷听着就是一怔，暗想道英王有意叛反大清国，为什么成都府的官员，不专摺入都，奏明天子呢？任意叫他猖狂，大患养成剿灭艰难，岂非为国之害？我身怀绝艺，创荡江湖，我爹爹叫我作一番惊天动地之事，我何不入蓬莱前去卧底，有朝一日官兵来到，倒反蓬莱岂不赫赫扬名。自己想到这里，怎奈没有进岛的门路，应当从哪里下手呢？想了好半天，仍然无法，又一想只好到了那里随机应变就是了。够时候不过是吃喝，天晚住店，跟店里的伙计打听打听山里面的规则，伙计也说不详细，不过略微说了两句。娄爷来到了白龙江边，打算雇一只小船，跟人家说的明白，到蓬莱岛，在先前船只不肯，因为什么呢？也别管货客船只，要到了青龙白虎两道大闸的闸口，倘若船由那里一过，上面呐喊一声，下来滚木擂石，就许把船砸翻了，岛口上挂着有通告牌。娄爷一听，无论给人家多少钱，人家不渡那也叫无法，后来自己想起一个主意来，向船家说道：“你们不必害怕，我跟岛内，有好几位全都是至交的朋友，只要你们渡到那里，我必然多给酒钱。”水手一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客爷，只要你在岛内有认识人，这笔船钱用不着你

老花，岛里是那个规则。”说到这里，讲妥了船钱多少，船只靠岸搭好了跳板，娄爷上船，提锚撒跳，两个水手摇船，一个抱头一个扶舵，船往前行。一直顺着白龙江往前行走，走了工夫很大，远远看见蓬莱山峰高耸，巍峨翳日。左边白龙江，右边白沙江，两边两道大闸，左青龙右白虎，气势雄威，高耸耸气象庄严。小船将然往头里走，就听闸内呛唧唧一棒锣声，出来十几个小船，船分八字，当中一个为首的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小船，怎么越说你们越不听呢，岛口外边不是挂着通告牌了吗？客货船只不许由岛口前通行，如果不听，用滚木立将船只砸毁，这可不怨我们，你们这是故意的违背山规。”水手一听，吓的了不得，叫了一声：“客爷，你快答话，找谁你快说，如果说晚了，他们吩咐一声，滚木砸下来，船只立刻就碎了。”娄爷赶紧抱拳，向着对面为首的人，说了一声：“辛苦众位。”对面头目听了这一句话不住的上打一眼，下看一眼打量娄瑞，然后问道：“你找谁道辛苦，有事吗？”娄爷道：“我姓娄单字名瑞，号叫子霞，别号人称地行仙，烦劳回禀一声，我听说帅驾在此，收罗天下英雄。我是贵州人氏，千里迢迢特来投效，如果爷驾收录于我，在岛内能够栖身，我可忘不了众位头儿的好处。”水手们一听，这是招贤馆前来应募的，满面带笑说道：“这位娄老师，我们岛内设立文武招贤馆，但不知文武两科，你老是那一门？”娄爷闻听遂说道：“在下身通武技，并不善文。”头目一听说道：“你老在此候一候。”说着话拨转船头，到里面回话。娄爷在外面等候，等了足有一顿饭的工夫，才看见那一名头目出来，带笑说道：“娄老师，我给您回进去了，馆长有话，叫我把您陪到里面，船价多少，本岛付官份纹银五两，如

果道路远，您再另外给。”说到这里，蓬莱的伙计把钱拿过来，交给水手，叫娄爷倒船。说着话船往前行，进了青龙闸，一直来到船坞，弃舟登岸，有人陪着娄爷往里走，来至在里面招待室，叫娄爷坐待，从人献上茶来，单等馆主的吩咐，吃茶等候，过了好半天，这才来人传话，馆长有话：叫人把这位应募的娄老师陪到后面，馆主要亲自观看他的武学。说完了话，有人陪着娄爷来到了招贤馆，有人打起帘栊到里面观看，好大的地方，里面黄土铺地，设摆十八般兵刃架，这个房是坐南朝北，在东边是山墙，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靠墙摆几案头里八仙桌，两边的椅子，在椅子下垂首，站着一个人堂堂仪表，英雄气概。喽兵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娄老师，这就是我们的馆长，姓秦官印治明。又向着馆长说道，这就是应募的姓娄老师。秦治明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地行仙，四方脸膛，微有墨髯，光着头没戴帽子，看那样儿倒是精神百倍，让坐献茶，彼此客气了几句，然后秦治明说道：“娄老师你老人家如果有什么绝艺，请你当场练两招我看看，如果你老是普通的武学，打算谋一点差使，我这里就派，倘或说你老身有绝招，我禀明军师大帅，请你老后面试艺，叫爷驾量材委用。”娄爷听着这话，心里头为难，有意要献自己绝艺，七十二趟地行剑，我们这是祖传的能为，外面没人会练，如果我把绝艺一露，人家准知道我是太乙剑客的后人，倘若岛内有什么高人，暗地监视于我，稍微有露马脚之处，到那时我是有命难活，你说我要是不露我的真能耐，我又得不了大权。思想了好半天，倒不如还是不露我的真功夫，他们倒不把我放在心上，得了机会，我在岛内作上一点事业，也叫他们知道我是何如人也。自己想到这里，眼看着秦治明，叫了

一声：“馆长，娄瑞的功夫，不过就是微末的武学，何敢在天王殿前献丑，身上有几手粗拳笨脚，我在你老的面前练几手你老看，只要大大小小给我一点差使，有立足之地，我就感激不浅。”秦爷闻听说了一声“客气了”。娄爷遂来至在当场，双手下垂先练了一套拳，练完这趟拳，又练了一趟刀，拳是大红拳，刀是六合刀，这两趟功夫，本来都是平平常常，虽然是蒙学初练的功夫，人家娄爷的身分在那里了，练的津津有味，腰腿灵活秦爷看着爱惜，娄爷把招收住了，坐在那里休息。秦爷一想把他安派那里呢？一想大帅府谭天那里，四十八名旗牌之中，尚缺三额，倒不如把娄瑞补在旗牌营，派人送他到陆军大帅府，谭大帅看见我给他挑的这名旗牌，他准说不出错来，跟娄爷把话说明，暂时先给你补个旗牌的名字，到陆军大帅府，嗣后有功另有升赏。说罢派人把娄爷送到大帅府，告诉手下人，把娄爷的来历，跟大帅说明。谭天闻听，知道这个娄旗牌，是秦治明眼看的武学还不错，谭天又看了看，外表也很看的过去，不由得心中喜爱，留在了府中，作为心腹，凡事还都是娄爷在头里站着。

今天夜晚，老人家镇古侠，宝刀斗群雄，所有的王官旗牌人等，团团围住，娄爷心中难过，有心不出头，大帅吩咐下来了，有心过去出头动手，看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这么些个人围着老人家动手，如入无人之境，指东打西，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一时之间，就是想不起来他老人家是谁。想够多时，猛然间心里一动：别忙，在家中听我父亲说过，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家住陕西凤翔府，姓董单字名乾，号叫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你说要是他老人家，这口刀由那里来的呢？正然心中想着，再一看旗牌王官，已然死了二三

十名，自己看着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此时燕普出头，亲自会斗老头儿，听老人家自报名姓，叫作董化一，娄爷这才明白。后来燕普力不能支，请来人古鱼古二寺的高僧，了因慈云爷儿两个，了因来到当场，摆如意跟老头动手，恰巧棋逢对手，分不出来高低上下，后来石头僧抬臂膀撒他的短把追魂铲，念了一声佛号，那个意思要打算师徒爷儿两个，双战董化一。可别看董爷这么高的身分，赌斗了因不过就是二十手而已，如果再加上慈云，老人家是有命难活，再者进剑山蓬莱岛，就是他老人家只身前来，连一个帮手都没有，难道说就看着他老人家当场亡命吗？论说起来我娄瑞应当等机会，单等有官人前来打岛，我在里面倒反蓬莱，那才算对，话可虽然这么说，团体未结要打算起事，那是不能成功的，倒不如今天我亮出军刃，辅助老人家镇古侠，不怕我们爷儿两个，全都走不了，被众人围上，死在了天王殿，也算是死得其所，准落个死后留名。真要是从中能够搭救老人家镇古侠不死，我们爷儿两个，从此出离了剑山，另寻安身之所，倒也不错。自己想到这里，并不慌忙，呛啷啷由肋下撒出来宝剑，说道：“慈云慢来。”老人家镇古侠留神观看，他可不认得人，他认得这口宝剑，他知道这口宝剑到了了义和尚的手内，怎么会跑到旗牌这里来呢？莫非说这个旗牌他是了义的弟子，也未可知。正然心中思想着，就见 he 往前一窜，摆手中宝剑，敌住了慈云。慈云和尚手中一对追魂铲，跟他的老师练艺六十年，未曾离开老师左右，头一次战船上动手，正遇见珍珠佛董瑞董四爷，今日他看见了娄瑞，手中一口宝剑，灼灼放光，剑招七十二趟地行剑，剑走下盘，要凭娄瑞一个人，他可未必赢的了石头僧，头一节和尚练艺多年，火候已